

■家庭相册

我生命的根

□王会敏 文/图

八岁那年，我生了一场大病，你疯了似的抱着我去医院，那天我不过是短暂昏迷，却差点把你吓个半死。

家里很拮据，为了救我，你偷偷去卖了几磅血，躺在病床上的我浑然不知，当时的你头昏目眩，脸色发白，亲戚们劝你去休息，可你固执地非要等我醒过来。得知我情况不稳定，你跪在医生面前声嘶力竭地恳求医生把我救活。我知道后狠狠地哭了一场。

在你心里，我是你的命，是你的一切。

十三岁那年，为了让我去好学校读初中，你前后张罗，托关系求朋友想尽办法，同学都羡慕地说：“你命好，有个好妈妈！”送我去学校的前几天，为了将所有的铺盖给我备齐，你骑着自行车去县城，给我购置了一大堆东西。

在当时的农村，只有结婚的人家才舍得为新人做床被子。你知道我爱面子，为了我，你把猪崽卖得一干二净。送我那天，天上下着毛毛雨，你担心被子淋湿，脱下衣服帮我挡着。后来，你患了伤风，在床上躺了半月，我知道后满心愧疚。

二十五岁那年，我进入社会打拼，终于打出自己的小天地。成家立业后，我离你越来越远，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，每次回



家，我总能看到你站在村口张望，像小时候等我放学那样……

那次我职场失意，回到家，你给我做了一碗我最爱喝的疙瘩汤，热气腾腾的汤在桌上冒着香气，你坐在我身边，看着我一口

一口地喝光。

什么事都逃不出你的眼睛，你刨根问底地追问我：“遇到什么困难了？妈想办法解决！”我摆出一副大男子主义的姿态：“妈，别操那么多心，烦不烦……”我语

气很不耐烦，你不仅没生气，还从别的地方打听到我做生意赔了钱。

那一夜，我不知道你上哪儿给我凑了要发给工人的工资，也不知道你究竟什么时候将钱悄悄地塞进我的包里。我已是而立之年的男人，可在你心里，一直是个长不大需要呵护的孩子。

三十六岁那年，你在我打拼的城市买了一套房给我住，房子不大，也值不了多少钱，可我知道，这些钱你是如何攒下来的。因为生意的缘故，我不得不离开故土。后来，我爸说你白天黑夜抹着眼泪。那天我喝得烂醉，跑到你和爸蜗居的地方，诉说：“为什么我的命这么苦？”

等我清醒，你没唠叨我，只和我念叨你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，和爸结婚的时候你连床都没有，晚上将门摘下来当床，白天将门挂上当门。听得我心里酸酸的，我拿起梳子帮你梳头，镜子里的你，额头皱纹又加深了，两鬓的头发又白了几许。我惊觉，你已老去，再也不是我的顶梁柱，更不是我的摇钱树！我心疼，我愧疚，我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。你把生命中所有能给的都给了我，而我却还没走向成熟，始终躲在你身后。

妈，天亮了，我要重新出发，去找回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自己！



■青春岁月

难忘战友情

□胡玉新 文/图

又到一年退伍季，翻看着老照片，年近古稀的我不禁又想起我的战友，想起在部队的点点滴滴。在部队这个大熔炉中，我们唱着军歌一起成长，共同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时光。火热的军旅生活，锤炼了我们的身体，磨练了我们的意志，凝聚了我们的友谊。

1969年我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热血青年，带着梦想来到了向往已久的部队，在部队里出操、拉练、站岗、比武都还好像是昨天的事。如今我虽已脱下军装，过去的那段军旅生涯却难以忘记，难以忘记那迎风招展的八一军旗；难以忘记那催人奋进的嘹亮军号；难以忘记威武闪亮的铮铮钢枪；难以忘记坚如磐石的军营，难以忘记火热的训练场，难以忘记每年退伍时送别战友时的热泪。是部队把我从一个懵懂青年锻炼成一位执业医生，我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部队。

新兵集中训练结束后，我先后到过警卫连、通信连、卫生队，从家乡入伍先后到过山东烟台、辽宁旅顺，最后到北京。后来被分配到海军司令部门诊部，这一干就是四十年。

在卫生队的日子里我们除了日常为首长、为战士做好健康保障工作外，在休息的日子就去郊外采草药。刚入伍的我最喜欢的就是出去采草药的工作。入伍前我是一名赤脚医生，当时江南血吸虫病肆虐，我和当地的村民一起与血吸虫病作斗争，查钉螺、采水样，在防治工作中表现突出，受到当地政府的表彰。到了卫生队我感到我的中医药知识大有用武之地。每逢周末我都放弃休息和战友们一起去山上采药。北京的周边近到门头沟、密云、房山、延庆，远到河北固安、涞源，这些地方都有我们卫生队战士们采药的身影。采药归来虽然一身泥、满身汗，可是我们全然不顾疲惫，这团结奋斗的战友情至今令人难忘。

当年在海司门诊部药房工作时战士们不但自己采集中草药，而且还积极配合领导和战友一起加工炮制丸散膏丹……每每回忆起这一幕幕又仿佛穿越了时空。战友情，就像一壶陈年的老酒，年代越久情越浓，战友们今天虽然天各一方，但割舍不断彼此的牵挂和关怀。我们曾多少次打听彼此的下落，只为送上一句问候。虽然我们陆续离开部队，离开军营走上不同的工作岗位，平淡的生活似乎让我们淡忘了许多，但是唯一没有淡忘的是：我曾经是一名军人！

一往情深之《浮生六记》

□刘淑萍

择妇，非淑姊不娶”。母亲同意，摘下手上的戒指送芸娘，为他定下了这门亲事。

这年冬天，堂姐出嫁，沈复又和芸娘见面，“时但见满室鲜衣，芸独通体素淡，仅新其鞋而已。”见其绣制精巧，询已作，始知其慧心不仅在笔墨也。其形削肩长项，瘦不露骨，眉弯目秀，顾盼神飞，唯两齿微露；似非佳相。一种缠绵之态，令人之意也消。”福不深，非佳相，或许这是芸娘的宿命。但沈复爱恋之意仍难以消弥，看她的诗稿，两句三句，

多数未能成篇，问为什么，芸娘笑曰，但愿日后能得到知己当老师为我敲打指导才成呢。沈复便调侃她，题词诗签：“锦囊佳句”。然而在他的心里，又一次从中感到了她夭寿短命的迹象。这是有典故的，传说唐代李贺27岁早夭，生前他每想到佳句便记下投入随身所带的锦囊中。

当夜送亲戚走，返回时已至三更。沈复饥肠辘辘找东西吃，婢女让他吃枣，沈嫌太甜。芸娘偷偷牵他袖子，让他跟至房里，“见藏有暖粥并小菜焉，余欣然举箸。忽闻芸堂兄玉衡呼曰：‘淑妹速来！’芸急闭门曰：‘已疲乏，将卧矣。’堂兄推门进来，见沈复吃粥，乃笑曰，刚才我要吃粥，你却说没有了，原来是藏着专门款待你夫婿呀！芸娘十分窘迫，全屋上下都嘲笑她。以后，沈复再

去了，芸娘就躲起来不见，怕惹人笑话。

婚后不久，在浙江任职的父亲派人来接沈复赴杭州，到赵省斋先生门下任职，沈复“心甚怅然”，临行时，芸娘轻声告曰：“无人调护，自去经心！”三月不见，如隔十年。虽书信往来，聊以慰藉，然每当月上蕉窗时，仍各自对景伤怀。赵公知情后有意成全，找个机会“出十题而遗余暂归”。

婚后第二十三年，芸娘去世，年仅四十岁。元好问词曰：“欢乐趣，离别苦，就中更有痴儿女”。沈复信命，悲怆之余奉劝人世间夫妇，“不可彼此相仇，亦不可过于情笃”。

《浮生六记》写的都是夫妇间的小情小爱，但在沈复的笔下，他们平凡的生活却有着如此的意蕴情深。读者从中一可见芸娘的率性真情；二可见沈复对亡妻的深切怀念；三文章除有着极强的艺术审美，沈复芸娘的生活，尤令充满物质欲望的今人心生向往，给人以心灵的净化和启示。

书海掠影

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由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。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

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由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
青春岁月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
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
本版邮箱: ldwbgh@126.com
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